

明

史

明史卷三百五十七

列傳二百八

周延儒

王應熊

張至發

孔貞運
劉字亮

薛國觀

程國祥

蔡用周
姚明泰

沈獲梓
魏紹來

陳演

魏藻德

方岳貢

立
瑜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年甫二十餘美麗自喜與同年生馮銓友善天啓中歷官右中允掌司經局事尋以少詹事掌南翰林院事莊烈帝即位召為禮部侍郎延儒性警敏善伺意指崇禎元年冬錦州兵譁督師袁崇煥請給餉帑御寒華駁召問諸大臣諸大臣皆請發帑

帑延儒揣帝意惜帑獨進曰閤門皆防敵今且防內
寧遠譚餉之錦州譚復餉之各邊效尤帑將安給帝
曰卿謂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發但當求經久之
策帝說曰卿言是也降旨責群臣居數日復召問延
儒曰餉莫如粟山海積粟不缺也缺銀耳何故譚譚
必有隱情安知非驕弁構煽以脅崇煥耶帝方疑邊
將要挾聞延儒言復說曰卿言是由此屬意延儒二
年春嘗簿暮召入文華殿漏下數十刻乃出語秘不
得聞御史黃宗昌劾其生平穢行李長春復論獨對
之非延儒乞罷不允南京給事中錢允鯨言延儒與

馮銓密契延儒柄政必為逆黨朝局延儒疏辨帝復
優詔答之南京御史劉之鳳則言延儒獨對時必謂
舉朝無一人不欺上獨臣不惜首公捐軀使陛下盡
疑群臣遂得樹私人翦所忌帝復責之鳳噴奏優詔
慰延儒無何會推內閣廷臣以延儒與銓嫖置之列
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
省盛以私羅喻義王永光曹于汴十人名上帝大疑
及溫體仁許謙益延儒助之謙益得罪去事詳體仁
傳帝用廷推令基命入閣而心眷延儒踰月拜禮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夏體仁亦入其秋基命致

仕延儒遂為首輔尋加少保改武英殿體仁既並相
務為柔佞帝意漸警之而體仁陽曲謹媚延儒陰欲奪
其位延儒不知也體仁與吏部尚書王永光謀起逐
案王之臣呂純如等或謂延儒曰彼將翻逐案而外
歸獄於公延儒愕然會帝以之臣問延儒曰用之臣
亦可雪崔呈秀矣帝悟而止體仁益欲傾延儒明年
春延儒僚壻陳于泰廷對第一大同巡撫張廷拱登
策廵撫孫元化檄兵柄人皆謂延儒主之延儒家人
暴邑中邑中民焚其廬延儒兄素儒又冒錦衣藉授
千戶及登州兵亂囚元化侍郎劉宇烈視師無功言

路籍籍戚指延儒庇字烈於是給事中孫三杰馮元
鵬御史余應桂衛景瑗尹明翼路振飛吳執卿王道
純王象雲等屢劾延儒應桂并謂延儒納巨盜神一
魁賄而監視中官鄧希詔與總督曹文衡相許奏請
使延儒給事中李春旺亦論延儒當去延儒數上疏
辨帝雖慰留心不能無動已而延儒令于泰上時政
四事宜府太監王坤承體仁指直劾延儒比于泰給
事中傅朝佑言中官不當劾首揆輟朝廷疑有邪人
交構劄都御史王志道亦言之帝怒則志道籍延儒
不能救體仁復陳給事中陳贊化劾延儒昵武弁李

元功等招搖罔利陛下特恩停刑元功以為延儒功
索獄囚昧謝而延儒至日陛下為義皇上人語諄逆
帝怒下元功詔獄且窮詰贊化語所有得贊化言得
之上林典簿姚孫棐給事中李世祺而副使張鳳翼
亦具述延儒語帝益輟轉詰問未已而錦衣衛帥王
世盛拷掠元功無所承獄上鐫世盛五級令窮治其
事延儒覲體仁為援體仁卒不應且陰與延儒善
者延儒大困六年夏引疾乞歸賜白金綵段遣行人
護行體仁遂為首輔矣始延儒里居頗從東林游善
姚希孟羅喻義既陷錢謙益遂仇東林及主會試所

取士張溥馬世奇等又皆東林也至是歸失勢心內
慚而體仁益橫越五年始去去而張至發薛國觀相
繼當國與楊嗣昌等皆以媚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
劉宗周黃道周等皆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
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也延儒以為然溥友吳昌
時為交閤要人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十四
年二月詔起延儒疏辭不允其秋至京復為首輔尋
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延儒被召溥
等以教事要之延儒慨然曰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
公既入朝悉反體仁革弊政首請釋漕糧白糧欠戶

獨民間積逋凡兵殘歲荒地城現年兩稅縣松常嘉
湘諸府大水許以明年夏麥代漕糧宥成罪以下皆
得還家後註誤舉人廣取士額及召還言事遷謫諸
臣李清等帝皆忻然從之延儒又言老成名德不可
輕棄於是鄭三俊掌吏部劉綬周掌都察院范景文
掌工部倪元璐佐兵部皆起自廢籍其他李邦華張
國維徐石麒張瑾金光辰等布滿九列釋在獄傅宗
龍等贈已故文震孟姚希孟等官中外翕然稱賢嘗
燕侍帝語及黃道周時道周方謫戍長州延儒曰道
周氣質少偏然學與守皆可用蔣德璟請移道周戍

近地延儒曰上欲用卽用之耳何必移成帝額之卽
日復道周官給事中王士鏊疏指溫體仁楊嗣昌薛
國觀謝陞爲四凶帝怒延儒曰堯有四凶怒乃解帝
嘗命降勅劾責言事者延儒代草語極詆斥而末言
既往不咎其因事開道如此帝尊禮延儒特重嘗於
歲首日東向揖之朕以天下聽先生因徧及諸閣臣
然延儒實庸駕無他材畧邊境喪師李自成殘掠
河南張獻忠破楚蜀天下大亂延儒一無所謀畫任
其有敗而已且性貪黷門下客因緣爲奸利溥己卒
世奇遠讓不至左右無正言用侯恂范志完督師皆

憤事廷儒無憂色而信用昌時為吏部郎中及給事中曹良直廖國遴曾應遴輩昌時嘉興人有幹材頗為東林劾奔走然為人墨而傲通殿衛把持朝官同朝咸嫉之行人司副熊開元廷劾廷儒納賄狀觸帝怒與給事中姜采俱廷杖下詔獄或謂廷儒救此西人廷儒不從左都御史宗周食都御史光辰以救開元采罷尚書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罷廷儒又弗救朝議皆以咎廷儒御史祁彪佳徐釁臣遂劾昌時挾勢婪賄狀廷儒頗不自安初廷儒請罷殿衛提督京營太監帝從之中官皆怒廷儒又傲同官陳演演衛

刺骨掌詔獄者駱養性延儒所薦也養性狡狠背延儒與中官結刺延儒陰事十六年夏四月

大清兵掠山東迤而南帝憂甚而大學士吳桂芳奉命拜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勅獎叱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以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六博歌童舞女晝夜不絕而日勝章奏捷帝輒賜書褒勵偵

大靖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既歸朝繳勅諭帝即令藏貯以識勲勞慰勞之有加居數日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延儒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

部諸臣責延儒滕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案議
陳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榮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
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
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左府都督徐允禎等言延儒
頗有大臣度而用人多模稜兩可回護瞻徇至奉命
視師即日就道忠憤有足多吏部尚書李遇知等議
畧同允禎而言延儒身係天下安危視師無功咎安
可解太常少卿王都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河南道
御史和彪佳等各疏言延儒受寵最渥不克擔荷重
任事負國愆帝復諭延儒功多過寡令免議延儒遂

馳驛歸延儒既去給事中郝綱疏請除奸以指延儒
帝不聽山東查事雷縉祚糾范志完亦及延儒已而
御史蔣拱宸劾吏部文選郎中吳昌時贓私巨萬太
抵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瑞王裕民洩漏
宮闈機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給事中曹良
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惡昌時通內御中左門親鞠
之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初薛國觀賜死謂昌時致
之其門人魏藻德新入聞有寵恨昌時甚因與陳寅共
排延儒養性復騰蜚語帝遂命盡削延儒職遣緹騎
逮入京師時舊輔王應熊被召還朝延儒知帝怒甚

將留道中候應熊先入冀為請帝知之中道命應熊
歸延儒至安置正陽門外漢壽亭侯廟上疏乞哀求
許洪司以成請同官申救皆不許冬十二月呂時素
市命勒延儒自盡於邸中

王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天啓六
年歷官詹事以憂歸崇禎三年召拜禮部右侍郎明
年冬帝遣宦官出守邊鎮應熊上言聖明焦勞求治
倘一不倚信群臣乃群臣不肯任勞怨致陛下萬不
獲已難遣近侍監理書之青史謂有聖明不世出之
主而群工不克伸承直當愧死且近日諸臣不知職

掌何事有舉會典律例告之者反訝為申韓刑名故
今日諸臣之病非臨事不措當之過乃平日未講求
之過也今日諸事之壞非因循於夙習之過實愆忘
於舊章之過也語皆迎帝意遂蒙眷注常酌酒詒尚
書黃汝良為給事中馮元鸞所劾汝良為之慙乃解
五年遷左侍郎吏部侍郎缺人應熊當遷元鸞發其
資沂請寄敕事應熊詆元鸞為黨元鸞復言應熊自
謂力辭吏部夫予奪自朝廷推舉聽輿論若可辭亦
可觀尚謂知祖宗法度哉帝以連章求勝責之應熊
博學多才熟國朝典故而性豁刻強狠人多畏之周

延儒溫體仁欲引以自助咸與親善及延儒罷體仁
援益力六年冬廷推閣臣應熊望輕不與特旨擢禮
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命下朝野駭異給事
中章正宸劾之曰應熊強復自張縱橫為習小才足
覆短小辨足濟貪今大用必且芟除異己圖去善良
報復恩仇混淆毀譽况狼藉封靡倫於市行願收還
成命別選忠良且訖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遂以進使
天下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為聖德累不小帝大
怒下正宸詔獄削籍歸有勸應熊為文彥博者應熊
喟然俾具跪引退語多憤激遂為給事中范淑泰御

史吳履中所攻帝皆不問八年正月流賊陷鳳陽毀
皇城巡撫楊一鵬應熊座主巡按吳振鸞體仁姻也
二人恐上震怒留一鵬振鸞疏不上俟恢復報同奏
之遂擬旨令撫按戴罪主事鄭爾說胡江交章詆應
熊體仁朋比悞國帝怒謫二人而給事中許譽卿何
楷范淑泰御史張肯堂張燾曾言不已淑泰言一鵬
恢復疏以正月二十一日而核察失事情形疏以正
月二十八日天下有未失事先恢復者哉應熊改一
鵬疏月日誑皇上且劾其他受賄事帝顧應熊厚皆
不聽而鵬楷燾曾秩慰諭應熊應熊亦屢疏辨謂座

主門生誼不容薄敢辭比之名票擬實臣起草敢辭
悞之罪措益債屢疏糾之最後復疏言故事奏章非
發抄外人無由聞非奉旨即報不許抄傳臣疏六月
初十日上十四日奉明旨應熊乃於十三日奏辨旨
尚未下應熊何由知臣未解者一旦旨下必由六科
抄發臣疏十四日下而督戶趙光修先送錦衣堂上
官則疏可不由科抄矣臣未解者二應熊始懼具疏
引罪因言以聞臣抄聞疏與外廷少異身受指摘與
探他人事少異措疏與臣疏皆通國久知又與重大
機務少異帝卒惡其漏洩下應熊家人及直日中書

七人於獄獄具家人戍邊中書貶二秩應熊乃屢疏乞休去乘傳賜道里費行人護行帝亦知應熊不協人望特已所授擢不欲以人言去也十二年遣官存問其弟應熙橫於鄉鄉人詣闕擊登聞鼓列狀至四百八十餘條賊一百七十餘萬詞連應熊詔下撫按勘究會應熊獲召遂不竟其事時延儒再相惠言者攻已獨念應熊剛狠可藉以制之力言於帝十五年冬遣行人召應熊明年六月應熊未至延儒已罷歸給事中龔鼎孳密疏言陛下召應熊必因其秉國之日衆口交攻以為孤立寡援不樹私黨孰知其同年密

契肺腑深聯恃延儒在也臣去年入都聞應熊賄延儒為再召計延儒對衆大言至尊欲起巴縣巴縣即應熊也未幾召命果下以政本重地私相援引是延儒雖去猶未去天下事豈堪再俟帝得疏心動留未下已而延儒被逮不即赴供應熊至始尾之行一日帝顧中官曰延儒久不至何也對曰需王應熊先入耳帝益疑之九月應熊至宿朝房請入對不許請歸田許之乃慚沮而返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福王立於南京八月張獻忠陷四川乃改應熊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川湖雲貴軍務專辦川寇賜

尚方則便宜從事川中諸郡惟遵義未下應熊入守
史稿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明年奏上方畧請救
川陝湖廣兩總督鄖陽湖廣貴州雲南四總撫出師
合討并勅四川巡撫馬乾滄掠不職方革乾職提問
命未達而南都亡乾居職如故已而獻忠死諸將楊
展等各據州縣自推應熊不能制其部將曾英最有
功復重慶屢破賊兵王祥亦出師綦江相犄角祥才
武不及英而應熊委任過之倚兩人自強又明年十
月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等南奔重慶英與戰敗
沒賊遂由遵義入貴州應熊退走永寧山中未幾卒

於罪節衛

張至發潯川人父敬禮部主事至發以萬曆二十九年成進士歷知玉田遵化等能聲行取授禮部主事久之改御史時齊楚浙三黨方熾至發齊黨也上疏陳四箴之弊因言陛下惡結黨而秉揆者先不能超然閃戶外頃讀科臣疏云近日憇諭輔臣溫旨輔臣與司禮勾相叅定方聽御批果若人言天下事尚可問哉語皆刺葉向高帝不報時言官爭排東林戶部郎中李朴不平抗疏力詆至發遂劾朴背公死黨誰語歟君帝亦不報尋出按河南福王之園洛陽至發

裁中使以禮無敢橫有護衛千戶鼓衛士謀於東門
請諸朝而罪之還朝引疾去天啓元年擢大理丞三
年以終養歸魏忠賢黨稱至發一代名賢忠賢遂攝
旨令吏部擢用至發方養親不出崇禎五年始起順
天府丞進光祿卿精覈積弊多所釐正遂受帝知八
年春遷刑部右侍郎六月帝將增置閣臣以翰林不
習世務思用他官叅之召廷臣數十人各授一疏令
擬旨遂擢至發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文震
孟同入直自世宗朝許讚後外僚入閣自至發始時
溫體仁為首輔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騁次之越二年

體仁輩盡去至發遂為首輔萬曆中申時行王錫爵
先後柄政大旨相紹述繼者率奉為法時謂之傳衣
鉢至發代體仁一切守其所為而才智機變遜之以位
次居首非帝所注也及用劉宇亮傅冠薛國觀三人
旨云與輔臣至發協同辦事不稱為首輔有勸至發
稱疾覲帝意者至發低徊久之曰如吾素無恙何卒
不肯稱疾居數月帝有所賜稱首臣至發即日拜謝
嘗簡東宮講官力擢黃道周為給事中馮元飈所劾至
發怒兩疏詆道周而極頌體仁孤執不欺竊願學之
後為編修吳偉業所劾講官項煜論至發把持考選

庇兒女姻任濬而抑戎勇至發上章辨謂未與潘姻
煜言至發次子與濬連姻帝以為煜面奏濬至發兒
女至戚今指其子語游移至發後號侵之卒遂煜去
內閣中書黃應思悍戾體仁至發輩倚之恃勢恣橫
及為正字不當後為東宮侍書恐帝與太子開講同
日也至發不諳故事令姜之應思不能蒞委其事他
人講官撰講義送應思繕錄拒不納檢討楊士聰論
之至發揭寢士聰疏士聰又上書閣中極論其事至
發終庇之會後故總督楊鶴官許給誥命應思當撰
文因其子嗣昌得君力為洗雪及進呈帝不懌將加

罪至發擬公揭救同官孔貞運傳冠曰曩許士柔事
吾輩未嘗救獨救應恩何也至發咈然曰公等不救
我自收之乃連上三揭帝不聽特降諭削應恩籍嗣
昌疏救亦不納無何大理寺副曹荃發應恩昧請事
詞連至發至發憤連疏請勘帝優旨褒荃而下應恩
獄至發乃乞休自引三當去未嘗稱疾也忽得旨回
籍調理時人傳笑以為連旨患病去至發頗清強起
外僚諸翰林多不服又始終惡異已不能收物情帝
亦以其望輕且惡其淺士聽疏於吏部尚書田惟嘉
一晚即聽去且不遣行人護行但令乘傳賜道里費

六十金彩幣二表裡視首輔去國憂典僅得半焉既
歸捐貲改建石城賜敕優獎俄以徽號禮成遣官存
問十四年夏帝思用舊臣特勅召周延儒賀逢聖及
至發獨至發四疏辭明年七月卒於家先累加太子
太傅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祭墓廕子如
制代至發為首輔者孔貞運代貞運者劉宇亮貞運
句容人至聖六十三代孫也萬曆四十七年以殿試
第二人授編修崇禎二年官少詹事畿輔被兵條上
禦敵及成守應援數策九年六月與賀逢聖黃士俊
並入內閣體仁至發迭為首輔三人者伴食而已居

二年選聖士俊先後去貞運代至發為首輔帝親試
考選諸臣下輔臣再閱貞運及薛國觀有所更及命
下聞擬悉不從而帝所以擇十八卷下部議行適新
御史郭景昌等群謁輔臣朝房貞運言所下諸卷說
多難行景昌與辨退即上疏劾之帝雖奪景昌俸貞
運卒引歸十七年聞京師變貞運出戍臨慟絕不能
起昇歸遂得疾六月中卒選聖旬有傳士俊順德人
萬曆三十五年殿試第一人也入閣累加少傅歸而
父母皆在堂人以為榮唐主以原官召未赴後相承
明王老不能決事數被劾辭歸以卒字亮綿竹人萬

曆四十七年進士累遷吏部右侍郎崇禎十年八月
擢禮部尚書與傅冠薛國觀同入閣字亮短小精悍
有精力好技擊居翰林時與家僮角逐性不愛書館
中撰文集修直講典試諸事皆不獲與以座主錢士
升為之援引又力排同鄉王應熊張己聲譽竟獲大
用明年六月右運罷歸遂代為首輔其冬都城戒嚴
命閱視三大營及勇衛營軍士二日而畢又閱視內
城九門外城七門皆苟且卒事時

大清兵深入帝憂甚字亮自請督察軍情帝喜即華
總督盧象昇任命字亮往代字亮請督察而帝忽改

為總督太懼急與國觀及楊嗣昌謀且具疏自言乃
留象昇而字亮仍往督察各鎮勤王兵皆屬焉甫抵
保定聞象昇戰沒至安平偵者報

大清兵大至上下相顧無人色急趨晉州避之知州
陳弘緒閉門不納士民亦歃血誓不延一兵字亮大
怒傳令箭亟納師否則軍法從事弘緒亦傳語曰
督師之來禦敵也今敵且至奈何避之芻糧不繼責有
司歆入城不敢聞命字亮乃馳疏劾之有旨逮洛州
民詣闕訟寃願以身代者千計弘緒得醵賑調周帝
旨是疑字亮不任事徒擾民矣明年正月至天津偵

諸將退避䟽論之因及總兵劉光祚逗遛狀國觀方
與為首輔欲字亮得罪與嗣昌謀遽擬旨軍前斬光
祚比旨下光祚適有武清之捷字亮乃繫光祚獄而
具䟽乞宥繼上武清捷音國觀乃擬嚴旨責以前後
矛盾下九卿科道議議字亮弄玩國憲大不敬字亮
䟽辨却議落職閒住給事中陳啓新沈迅復重劾之
改擬削籍帝不從令戴罪圖功事平再議字亮竟以
此去位而國觀代為首輔矣已而定失事者五案字
亮卒免議久之卒於家

薛國觀韓城人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授萊州推官天

啓四年擢戶科給事中教有建白魏忠賢擅權朝士
爭擊東林國觀所劾御史游士任操江都御史熊明遇
保定巡撫張鳳翔兵部侍郎蕭近高刑部尚書喬允
升皆東林也尋遷兵科右給事中於疆事亦多所論
奏忠賢遣內臣出鎮偕同官疏爭七年再遷刑科都
給事中崇禎改元忠賢遺黨有欲用王化貞寃高出
胡嘉棟者國觀力持不可奉命祭北鎮齋無間還言
閩內外營伍虛耗將吏侵剋之弊因薦大將滿桂才
帝褒以忠謹令指將吏侵剋者名列上副將王應暉
等六人詔俱屬之吏陝西盜起偕鄉人仕於朝者請

設防速勒并追論故廵撫喬應甲納賄縱盜罪削應
甲籍籍其賊國觀先附忠賢至是大治忠賢黨為南
京御史袁耀然所劾國觀懼且虞掛察典思所以撓
之乃劾吏科都給事中沈惟炳兵科給事中許譽卿
言兩人主盟東林與瞿式耜掌樞枚卜文華召對陛
下惡章允儒妄言嚴旨處分譽卿乃持一疏授惟炳
使同官劉斯珠邀臣列名臣拒不應遂使耀然劾臣
臣自立有品不入東林遂懼其害今朝局惟論東林
異同向背借崔魏為題報仇傾陷今又把持京察而
武毅以被斥之人久居郭外遙制察典舉朝無敢言

求詆耀然爾劉鴻訓得御史帝雖以撓察典責之國
觀卒免察然清議不容旋以終養去三年秋用御史
陳其猷薦起兵科都給事中遭母憂服闋起禮科都
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九年擢左僉都御史明年八月
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忝機務國觀為人
陰鷲豁刻不學少文溫體仁因其素仇東林密薦於
帝遂超擢大用之十一年六月進禮部尚書其冬首
輔劉字亮出督師國觀與楊嗣昌比構罷字亮明年
二年代其位叙勲冠功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進文
淵閣叙城守功加少保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先為首

輔者體仁最當帝意居位久及張至發孔貞運劉宇
亮繼之皆非帝意所屬故旋罷去國觀得志一踵體
仁所為導帝以深刻而才智猶不及操守亦弗如帝
初頗信嚮之久而覺其奸遂及於禍始帝慈見國觀
語及朝士貪婪國觀對曰使啟衛得人安敢如是東
廠太監王德化在側汗出沾背於是專察其陰事國
觀任中書王陞彥而惡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以漏詔
旨招權利劾之並下詔獄兩人老矣斃廷杖下其家
人密緝國觀通賄事報東廠而國觀前匿史塗所寄
銀周楊兩家又誘塗蒼頭出告由是諸事悉上聞帝

意漸移國觀猶力辨莖賊為黨人構陷帝不聽帝初憂
國用不足國觀請借助言在外群僚臣等任之在內
戚琬非獨斷不可因以武清侯李國瑞為言國瑞者孝
定太后兄孫帝曾祖母家也國瑞薄庶兄國臣國臣
憤詭言父貲四十萬臣當得其半今請助國為軍貲
帝初未允因國觀言欲盡借所言四十萬者不應則
勒期嚴追或教國瑞匿貲勿獻拆毀居第陳什器通
衛鬻之示無所有嘉定伯周奎與有連代為請帝怒
奪國瑞爵國瑞憐死有司追不已戚琬皆自危因皇
五子病交通宦官宮妾倡言孝定太后已為九蓮菩

薩室中貴帝將外家諸皇子盡當致皇五子亦聞是
言俄皇子卒帝大恐即封國瑞七歲兒存善為侯盡
還所納金銀而追恨國觀待隙而發國觀素惡行人
吳昌時及考選昌時虞國觀抑已因其門人以求見
國觀偽與交驩擬第一當得吏科迨命下乃得禮部
主事昌時大恨以為賣己與所善東廠理刑吳道正
謀逮丁憂侍郎蔡奕琛行賄國觀語於帝帝益疑十
三年六月楊嗣昌出督師有所陳奏帝令擬諭國觀
乃擬旨以進帝遂發怒下五府九卿科道議奏掌都
察府魏國公徐允禎吏部尚書傅永淳等不測帝意

議頗輕請令致仕或閒住帝度科道必言之獨給事中袁愷會議不署名且疏論永淳徇私狀而微詆國觀貌肆妬嫉帝不憚抵疏於地曰成何糾疏遂革國觀職故之歸怒猶未已國觀出都重車累累偵事者復以聞而東廠所遣伺國觀邸者值陞彥至執之得其招搖通賄狀詞所連及永淳奕琛暨通政使李夢辰刑部主事朱永佑等十一人命下陞彥詔獄窮治頃之愷再疏盡發國觀納賄諸事永淳奕琛與焉國觀連疏力辨詆愷受昌時指使帝不納至十月陞彥獄未成帝以行賄有據即命棄市而遣使逮國觀國

觀遷延久未赴明年七月入都令待命外郎不以屬
夷國觀省謂然未死八月初八日夕監刑者至門猶
解睡取聞詔使皆解衣頌然曰吾死矣倉皇覓小帽
未得取簫頭帽覆之宣詔畢頓首不能出聲但言吳
馬時殺我方就監明日使者還奏又明日許叔欽戀
梁塘雨日笑轉臣戮死自世廟憂言後此再見云法
司坐其賊九千沒入田六百畝故宅一區國觀險忤
然罪不至死帝徒以私憤殺之賊又懸坐人頗有冤
死者袁愷聊城人既効罪國觀後為給事中宋之普
所傾罷去福王時起故官至鎮江病卒

程國祥字仲若，元人。起家寒素，受業焦竑門，舉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確山、光山二縣，以清慎得民。遷南京吏部主事，乞終養歸。服闋，起禮部主事。天啓四年，吏部尚書趙南星知其賢，調爲己屬。更歷四司。纂御史楊玉柯、請嬭王柯被謫，國祥亦請告歸。其冬，魏忠賢既逐，南星御史張訥劾國祥爲南星邪黨，遂除名。崇禎二年，起稽勲員外郎，遷考功郎中。主四年祿，許時稱公。與御史龔守忠、陝西參政彭寬濟詆國祥，通順國祥疏，帝褒以清執。下都察院核奏已而。事出守忠坐疏官，尋遷大理右寺丞。歷太常卿、通政。

使由工部侍郎調戶部並在南京九年冬召拜戶部
尚書楊嗣昌議增餉國祥不敢違而是時度支益匱
四方奏報災傷者相繼國祥多方區畫時有所蠲減
最後建議借都城貨舍一季租可得五十萬遂行之
勦賊奄董悉隱匿不奏所得僅十三萬而怨聲載途
然帝由是眷國祥十一年六月帝將增置閭臣出御
中極殿召進臣七十餘人親試之發策言年來天災
頻仍今夏旱益甚金星晝見五旬四月大雪朝廷履
心耳目臣務避嫌疑有司舉劾情稍闕其心慰期平
賊無功而勦其難撤外敵生心邊餉無多加貶未已

民貧既甚正供尤艱有司侵削百方如火益熱卿等
悉心以對時天大雨諸臣面對後漏已深終考者止
三十七人然帝意已前定第假是為名居數日改國
祥禮部尚書與楊嗣昌方連年蔡國用范復粹俱薨
東閣大學士入閣劉宇亮為首輔傅冠薛國觀次之
又驟增國祥等居政府者凡八人國祥特以醇謹名
少所建樹嗣昌國觀用事委蛇其間自守而已明年
四月召對無一言帝傳諭責國祥誠然太負委任國
祥遂乞休去未幾卒於家國祥既貴顯布衣蔬食中
官曹化淳父喪大臣臺諫皆致祭王之心喪母多往

逐國祥與鄭三俊獨不往人以是多之遂年遷安人
天啓四年以編修典湖廣試發策有巨璫大索語親
忠賢大怒貶三秩調之外御史徐復陽希指劾之削
籍為民崇禎初起原官累遷禮部侍郎十一年詔廷
臣舉邊才連年以汪喬年應李善長裔孫李世選自
稱有高皇帝手書合同各一道請復爵上出內府御
書審對字跡不相似下世選刑部獄連年言世選年
幼無所知幽繫日久可念帝命釋之未幾擢禮部尚
書入閣輔政其冬刑科奏摘泰未完疏連年以犯賊
私者人亡產絕瓜蔓親戚遂輟擬以上而帝意欲罪

刑部尚書劉之鳳責逐年疎忽逐年引罪即罷歸福
王時復原官不召魯王三召之用其議定稱魯監國
紹興破王航海逐年追不及與馬士英方國安等降
於我

大清己而以蠟丸書通閩搜得誅死國用金谿人由
中書舍人擢御史天啓五年陳時政六事痛詆葉向
高趙南星而薦元詩教趙興邦邵輔忠姚宗文等七
人以選魏忠賢意忠賢喜矯旨褒納尋以資當為巡
撫而忠賢通惡江西人勒令閤住崇禎元年起故官
累遷工部右侍郎督修都城需石甚急不克辦崇文

宣武兩街故有巨石備駕出除道者名曰牙石國用
建議取之帝聞城嘉其功遂欲大用廷推閣臣國用
望輕不獲與頗憤恚會召對言於帝曰近來黨比成
風朝端大政祇數人把持耳聲色俱厲用以激帝怒
帝不荅越數日遂令輔政權禮部尚書累加少保改
吏部尚書武英殿明年二月卒於官贈太保諡文恪
國用居位清謹與同列張四知皆庸才碌碌無所見
復粹黃縣人崇禎元年為御史廷議移毛文龍內地
復粹言海外數萬生靈誰非赤子倘棲身無所必各
攜一島為盜後患方深又言袁崇煥功在全遼而尚

寶卿董懋中詆為逆黨所庇持論狂謬懋中遂落職
文龍亦不果移廵按江西請禁有司害民六事時大
璫郵傳弊減削過甚反累民復粹極陳不便丁艱歸
服闋還朝出按陝西陳治標治本之策以任將設防
留餉為治標廣屯招撫蠲賦為治本帝褒納之廷議
有司督賦缺額罪撫按復粹力言不可擢大理右寺
丞進左少卿居無何起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時同命者五人翰林惟遂年餘皆外僚而復粹由
少卿尤異數蓋帝欲問臣通知六部事故每部簡一
人首輔劉宇亮由吏部國祥以戶進年以禮嗣昌以

兵國用以五刑部無人復粹以大理代之累如少保進
吏部尚書武英殿十三年六月國觀罷復粹為首輔給
事中黃雲師言宰相須才識度三者復粹意自陳三者
無一請罷溫旨慰留御史魏景琦劾復粹及張四知學
淺才疎伴食中書遭譏海內帝以妄詆大臣下之吏明
年如少保奏太子太保改建極殿賊陷洛陽復粹等引
罪乞罷不允帝御乾清宮左室召對廷臣語及福王被
害泣下復粹曰此天數帝曰雖天數亦賴人事挽回復
粹等不能對帝疾初愈大赦天下命復粹錄囚自尚書
傅宗龍以下多所減免并清殿衛囚是年五月致仕國

變後卒於家。四知者費縣人。崇禎中歷官禮部右侍郎。貌寢甚。才識早。下常患惡瘍。十一年六月。廷推聞臣。忽及之。給事中張淳劾其為祭酒時貪污狀。四知憤帝前。力辭言。己孤立。為廷臣所嫉。帝惡朋黨。先後命相。大抵收衆所棄。聞四知言。帝頗動。薛國觀因力援之。明年六月。與姚明葵、魏炤乘俱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葵新承入。出趙興邦門。公論素不予。崇禎十一年。由卷事遷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給事中耿飭始然。初之曰。明葵與副都御史袁鰲比。而為奸利。其黨陳吾猷、獻業、遷御覽、宜站、師帶。帝不聽。明年。遂相。用炤乘。滑縣人矣。

啓時為吏科都給事中崇禎十一年歷官兵部侍郎
是年國觀計於閣正人者皆庸劣充位而已四知加
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武英殿明恭加太子太保進
戶部尚書各滿閣紹乘加太子少傅進戶部尚書文淵
閣帝自即位務抑言官不欲以其言去大臣彈章愈
多位愈固四知秉政四載為御史鄭崑貞屈動曹溶
給事中馬嘉植所劾帝皆不納十五年六月始致仕
明恭一載鄉人詣開訟之請告歸紹乘亦四載御史
楊仁愿徐殿臣相繼劾憤甚上疏辨殿臣儘其縱妾
地女塔為奸罵父友暱妾棄妻諸醜迹紹乘猶欲辨

御史劉之勃復論之引疾歸後四知降於我

大清

陳演井研人祖效萬曆間以御史監征倭軍卒於朝鮮贈光祿卿演舉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歷官少詹事掌翰林院直講選十三年正月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演庸才寡學工結納初入館即與內侍通莊烈帝簡用閹臣每親發策觀所條對旣能否其年四月中官探得帝所欲問數事密授演條對獨稱吉即擢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謝陞同入閣明年進禮部尚書改文淵閣十五年

以山東平盜功加太子少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被劾乞罷優旨慰留明年五月周延儒去位遂為首輔尋以城守功加太子太保十七年正月三載考績加少保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踰月罷政再踰月都城陷遂及於難演為人沉深忌刻惡副都御史房可壯河南道御史張煊不受賜因會推聞臣讒於帝可壯等六人俱下吏王應熊召至旋放還演有力焉自延儒罷後帝最倚信演臺省附延儒者盡趨演門當是時國勢累卵中外舉知其不支演無所籌畫反以賄聞及李自成陷陝西逼山西廷議撤寧遠吳三桂兵入

守山海關策應京師帝意亦然之演持不可後帝決計行之演始不自安引疾求罷優詔報許賜道里費五十金彩幣四表裡乘傳行演既謝事薊遼總督王永吉抗疏力詆其罪請置之典刑給事中汪惟效孫承澤亦極論之演入辭謂佐理無狀罪當死帝怒并曰汝一死不足蔽辜叱之去演貲多不能遽行賊已陷京師與魏藻德俱被執繫賊將劉宗敏營中其日獻銀四萬賊喜不加刑四月八日獲釋十二日自成將東禦三柱慮諸大臣為後患盡殺之演亦遇害藻德順天通州人崇禎十三年舉進士既殿試帝思得人

優召四十八人於文華殿問今日內外交訐何以報
仇雲耻藻德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中誠使文臣諸
臣皆知所耻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故孔子論政曰
知耻近乎勇論士曰行已有耻孟子亦曰一人橫行
於天下武王耻之如勾踐秦馬以沼吳燕昭式蛙以
滅齊皆知耻之效也又自叙十一年守通州功帝善
之擢為第一授翰林修撰十五年都城戒嚴疏陳兵
事明年三月召對稱旨深加獎勵藻德有口才應對
捷給帝以己所親擢且意其有抱負五月驟擢禮部
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藻德力辭部銜乃

改少詹事正統末其事棘彭時以殿試第一人踰年
即入閣然仍故官修撰未有超拜大學士者陳演見
帝遇之厚與相比附八月會試演當為總裁引藻德
為副遂越蔣德璟黃景昉而用之自藻德居位一無
建明但倡議令百官捐助而已十七年二月詔加兵
部尚書兼工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田
練兵諸事駐天津而命方岳貢駐濟寧蓋欲出太子
南京俾先清道路也有言百官不可令出出即潛遁
遂止不行及演去後藻德遂為首輔同事者李建泰
方岳貢范景文丘瑜皆新入政府亦不能有所為至

三月都城陷景文死之藻德岳貢瑜並被執幽劉宗敏所賊下令勒內閣十萬金京卿錦衣七萬或五三萬給事御史吏部五萬或三萬翰林三萬或萬部曹數千勦賊無定數藻德輸萬金賊以為少酷刑五日夜腦裂以四月初二日死復逮其子追徵訴言家已罄盡父在猶可丐門生故舊家今已死復何所貸賊揮刃斬之逮泰曲沃人天啓五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善育才頗著聲望崇禎十六年五月擢吏部右侍郎其年十一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與方岳貢並命疏陳時政切要十事帝皆允行明年正月李自成

通山西建泰應鄉邦被陷而家富於貲可藉以佐軍
穀然有賊賊志常與同官言之會平陽陷帝臨朝嘆
曰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見於地
下朕願督師親決一戰身殞沙場無所恨但死不瞑
目耳語畢痛哭陳演蔣德璟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范
景文請代俱不可建泰頓首曰臣家曲沃願出私財
餉軍不煩官帑請提師以西帝大喜慰勞再三曰卿
若行朕做古行推穀禮建泰退即請復故御史衛楨
固官授進士凌駟職方主事並監軍泰將郭中杰為
副總兵領中軍事薦進士石從聯格延寧甘肅義士

討賊立功帝俱從之加建泰兵部尚書賜尚方劍便
宜從事二十六日行遣將禮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
告太廟日將午帝御正陽門樓衛士東西列自午門
抵城外旌旗甲仗盛設五府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
官及京營文武大臣侍立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建泰
前致詞帝獎勞有加賜之宴帝居中諸臣陪侍樂作
涌七行帝手金卮親酌建泰者三即以賜之乃出手
勅曰代朕親征宴畢內臣為披紅簪花用鼓樂導尚
方劍而出建泰頓首謝且辭行帝目送之行數里所
乘肩輿忽折衆以為不祥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

賊所擒止五百人甫出都聞鄉邑已陷家貲盡沒驚
但而病日行三十里士卒多道亡至定興城門閉不
納留三日攻破之答其長吏抵保定賊鋒已逼不敢
前入屯城中已而城陷知府何復卿官張羅彥等並
死之建泰獨不冠為賊所執送京師賊敗走

大清召為內院大學士未幾罷歸姜瓖反大同建泰
遙應之

太兵至建泰迎戰被擒伏誅

方岳貢穀城人天啓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進郎中
歷典倉庫督永平糧儲並以廉謹聞崇禎元年稍遷

松江知府海濱多盜獲輒杖殺之東南臨大海海水
時盛土為禾患易以石堤二十里遂為永利郡漕京
師數十萬石而儲倉乃去城五里為築城護之名曰
倉城他救荒助役繕城課士咸有成績舉卓異者數
薛國觀敗其私人上海王陞彥下吏言岳貢常餽國
觀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詣闕訟寃巡撫黃希亦白其
誣帝以給事中沈引培言下法司讞奏一日帝晏見
輔臣問有一知府積俸十餘年屢舉卓異者誰也將
德璟以岳貢對帝曰今安在德璟復以陞彥株連對
帝額之法司讞上言行賄無實宜復官帝獎其清執

報可無何給事中方士亮薦岳貢及蘄州知府陳洪
謫乃擢山東副使兼右叅議總理江南糧儲所督漕
艘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
能監司五人岳貢與焉帝趣使入對見於平臺問為
政何先對曰欲天下治平在擇守令察守令賢否在
監司察監司賢否在廵方察廵方賢否在總憲總憲
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試法帝善之賜食日哺乃出越
六日即起擢左副都御史嘗召對通帝以事詰吏部
尚書李遇知遇知曰臣正糾駁岳貢曰何不即題叅
帝大喜明日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時

十六年十一月也故事聞臣無冠都御史銜者岳貢
一人而已岳貢雖清廉然頗尚權術給事中時敏將
出為金華知府岳貢令急上封事敏知其言即擬旨
下部議處分俄吏部以敏遷疏上復擬旨敏方待罪
不得遷及後部議處分貶秩留任敏仍為給事中矣
十七年二月命以戶兵二部尚書姜文淵閣大學士
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務駐濟寧已而不行李自成
陷京師岳貢及立瑜被執出劉宗敏所賊索銀岳貢
貧無以應拷掠搜其邸無所有松江賈人為代輸千
金四月朔日與瑜並釋十二日賊既殺陳演等諸大

臣令監守者并殺二人監守者奉以縲二人並縲死
瑜宜城人天啓五年進士簡庶吉士授簡討崇禎中
累遷少詹事襄陽陷瑜並上卹難宗釋才吏旌死節
停催征蘇卹因禁勞役六事帝採納馬歷禮部左右
侍郎因召對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促
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召號諸將相機進討帝不
能從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與范景文
同入閤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獲止二千金既而被
殺瑜岳貢同郡同官亦同被難生平皆自好不能死
入見賊卒懼於禍人深惜之瑜子之陶年少有器畧

自成陷宜城瑜父民忠罵賊死之陶被獲愛其才用
為兵政府從事擢本府侍郎守襄陽委以留務襄陽
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欲誤賊以
蠟丸貽孫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
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
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書為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
應連營前自成以羸弱誘之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
至自成驗得其詐召而示傳庭書責以負己之陶大
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竟支解而死賊
之陷京師也下令百官二十一日朝凡量才擢用不

願者聽還籍厝不赴者戮其鄰人由是各官皆入謁
賊復令文官三品以上者悉不叙囚於賊將劉宗敏
李過諸營撫掠索賄內閣則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
瑜尚書則李過知張縉彥張忻陳必讓張鳳翔以及
侍郎此惟炳雷羅龍吳履中王正志王鰲永楊汝成
張維機金之俊郝晉總督侯恂太常卿王都等皆疊
受焚毒徵金不已其他庶僚被酷刑者不可勝計時
賊中牛金星宋企郊最用事或鄉故黃緣得稍寬貸
至四月八日自成以天象示警宥囚繫各官縉彥等
並獲釋而都以重創即於是日卒至少唐事何瑞徵

楊觀光項煜以下無不污偽命云惟禮部尚書王鐸
拜官命甫下未及赴而京師陷得免遇知洋縣人天
啓時官兵科都給事中坐不附魏忠賢削籍崇禎十
六年代鄭三俊為吏部尚書被繫受刑獨酷輸四萬
金未釋而死縉彥新鄉人由三原知縣考選擢檢討
旋改兵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以憂歸十六年九
月召拜兵部右侍郎踰月進本部尚書城既陷司禮
掌印太監王德化率其儕數百人出郊迎賊賊喜命
視事如故及縉彥等入朝群侯承天門外德化攜從
者十餘人自內出見縉彥詔曰國家事皆若與魏藻

德壤之令尚在此耶縉彥欲與辨德化遽批其頰而
出縉彥垂涕而已尋被囚輸貲獲釋福王時以故官
總督河南山東軍務事敗乃歸忻掖縣人崇禎十六
年由刑部左侍郎進本部尚書被執不加刑而刑其
妻及子庶吉士端翰貲一萬乃獲釋必讓常熟人天
啓時為御史有直聲給事中孫杰年例外遷中旨權
京卿必讓疏劾之不敢出後附魏忠賢驟起用事族
其黨郭興言潘士聞劾必讓為東林削其籍崇禎初
起故官劾罷諸附逆劉弘光汪若極門克新等署河
南道佐其長陳于廷掌京察澄汰悉當累遷副都御

史廵撫河南擊流賊教有功副將王進忠為賊所誘殺溫體仁素惡必譴用是斥罷之十五年起工部侍郎十七年二月由左侍郎拜本部尚書被擄掠貧不能盡應已而得釋乘間南還未幾卒鳳翔堂邑人文選郎中附東林有時望天啓中累官保定廵撫兵部侍郎魏忠賢黨惡之削籍歸崇禎初進吏部左侍郎進工部尚書二年冬都城被兵以箭簣不具下獄論死久之釋還十五年廷臣交薦至三十四疏遂推為兵部尚書及帝召見跼蹐不能對命補牘又疎畧不稱旨帝大怒推問舉主吏部侍郎王錫衮等引罪乃已及

是被囚亦以輸貲免戕敗南還福王時用為兵部侍郎進尚書惟炳恂皆附東林有時望而屢中為御史時兩疏劾溫體仁言最痛切天下傳誦至是皆不能死其後縉彥鳳翔惟炳釐永之俊等多入仕

大清恂商丘人屢中金寶人

論曰崇禎之季用非其人而內閣尤甚周延儒以貪邪居罷利折足履餽鮮不仆柔王應熊薛國觀狼戾而多愁亡國之行也張至發程國祥之徒大都庸碌尸位而已陳演魏藻德方岳貢丘瑜而下屈膝亂賊獻金丐哀卒至身膏亮刃名污偽職是尚得齒於人

類乎且夫故君何在目猶未瞑也而蒙面喪心若此
恐狗彘不食其餘矣

明史卷三百五十八

列傳二百九

黃汝良

李騰芳

喬允升

曹于汴

陳于廷

孫居相

鄭三俊

張慎言

曹珙

周士樸

黃汝良字名起晉江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進左中允二十七年上疏曰乃者太白晝見陰干陽也秋道山崩平地成山五座高卑易位也近日政事乖張人心離畔在內疑有忿恨無聊包藏不逞之漸在外疑有奸雄窺伺草澤揭竿之萌陛下宜

反身修德破散陰謀大小臣工宜痛加被濯共回天
意而其大者無如政府與言路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今鼎司業已寥寥而或虛擁端揆優卧經歲履餗孰
甚焉臣請甄斥一人用儆有位然後爰立俊乂共襄
治理至臺諫為天子耳目近者厭薄言官無異革芥
使天下以言為諱是自塞其耳目也宜亟出言事久
繫之臣錄其播棄林莽者以廣勵直節將禁聞有寢
謀之汲黯司隸有折衝之鮑宣矣不報尋以本官署
司業事奉詔較進宋書北史因規切時政語極婉摯
三十五年由祭酒權禮部右侍郎時李廷機楊道賓

與汝良同官又同邑並負時望值廷推間臣言路有
謗汝良者遂不獲與及推吏部侍郎言路復肆詆毀
汝良乃屢疏乞養歸天啓初起南京禮部右侍郎踰
年召拜吏部左侍郎協理詹事府疏陳救時十策凡
數千言其于兵事尤詳帝優詔褒納其秋擢南京禮
部尚書謝病歸五年召還掌詹事府充實錄副總裁
見同事書根擘事外謬至謂張差原未有根汝良與
之辨忤時貴優謝病歸崇禎初疏請伸大義核信史
力言三朝要典持議之非優旨褒答初汝良已加太
子少保至是錄光宗講讀恩加太子太保汝良疏謝

并錄上前敕時十策帝以深切時政勅所司議行四年詔起故官掌部事疏陳重本節財懲貪體臣實兵審勢勵士保身八事帝嘉納又因召對申言加派之害帝領之尋加太子太傅陳師中紀律嚴輔拱衛二事言大凌長山之敗喪精銳至六萬人何可不重按登萊及皮島設鎮無益緩急成敗之數徒糜歲餉八十萬宜盡撤其兵分隸昌平通州用壯畿甸時建其言已陳海內困弊諸勅有司恤民且曰近功令嚴于求濕文法密如凝脂致撤牘牘繁多囹圄充塞如上天好生之意何言官以言為職不當收繫淹禁令其喪

氣園扉委命獄吏報聞汝良為人端厚通籍垂五十年其同里後進若史繼偕張瑞圖楊景辰聲望遠出汝良下皆先登政府而汝良獨淹滯如故至是廷臣中最為宿老而其所條奏率閔軍國大計帝甚倚任之言官常詆其衰晚宜罷帝不納然汝良卒自引歸家居久之卒年八十餘

李騰芳字子實湘潭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改庶吉士好學負才名三王並封旨下時議多咎王錫爵騰芳為書諫躬詣朝房授之略言聖明在上議者過為杞憂以公苦心疑為集菴此皆妄也但古賢豪將立權

謀之事必度其時身能作之身能收之斯不難晦其
迹于一時而終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暫承上意巧借
封王轉作冊立然以公之明試度事機急則旦暮緩
則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
既定大典愈遲他日繼公之後者精誠智力稍不如
公甚且壞公事隳公功而罪公始謀公何詞以解此
不獨宗社之憂亦公子孫之禍也錫爵請未竟遽牽
衣命坐曰諸人置我何以自明如子言我願受戮
但我每疏必親書禁中手迹甚明而子謂子孫之禍
何也騰芳曰外廷正以公手書密揭無由知其詳議

論滋起公反欲藉以自解且異日者能使天子出公
手書傳示天下乎錫爵撫慰淚下明日遂反並封之
詔二十五年朝鮮復用兵騰芳時為簡討列上安攘
八策累遷左諭德騰芳與崑山顧天竣同年友善天
竣被劾去官騰芳願與俱去授劾竟歸於時遂有顧
黨李黨之目然騰芳高伉非天竣傾邪者比也已吏
部奉詔論朝士擯去者罪貶騰芳太常博士三十九
年京察復以浮躁謫江西都司理問稍遷行人司正歷
太常少卿掌司業事光宗立擢少詹事署南京翰林
院旋拜禮部右侍郎散習庶吉士御史王安舜劾騰

芳不當驟遷騰芳遂辭位憲宗不許騰芳竟以省母
歸天啓初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尋改吏部左侍郎四
年丁內艱政府以騰芳資深加禮部尚書以行魏忠
賢既竊柄惡楊漣以騰芳與漣同鄉并惡之御史王
際遠因言騰芳被察驟起丁憂進官皆非制忠賢遂
矯旨削奪崇禎初再以尚書協理詹事府京師戒嚴
條畫守禦多稱旨三年代何如寵掌部事登科場風
弊杜藩府請名請封冗費部事修舉尋卒于官贈太
子太保騰芳天姿英毅好說經濟為時望所屬終以
露才取忌不獲大用云

喬允升字吉甫洛陽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大谷知縣以治行高等徵授御史歷按宣大山西畿輔並著風采三十九年大計京官允升協理河南道力鋤匪類而主事秦聚奎給事中朱一桂威為被察者稱冤時察疏猶未下允升慮帝意動搖三疏為帝別白其故且劾吏部侍郎蕭雲舉佐察行私事乃獲竣雲舉亦引去明年遷順天府丞尋進府必會薤楚浙三黨用事移疾歸天啓初起歷刑部左右侍郎進尚書時獄訟繁多允升讞鞠平允嘗言小民犯法者衆由教化不先請勅監司守令嚴保甲以詰奸申鄉約以勸

善上官即以奉行動急定有司殿最報可魏忠賢既
竊柄首逐吏部尚書趙南星廷推允升代忠賢以引
升為南星黨并逐主議者允升復移疾歸既而給事
中薛國觀劾允升主盟邪黨詔落職閒住崇禎初召升
故官時訟從益繁帝一切用重典允升執法不撓多
所平反先是錢謙益典試浙江有奸人金保元徐時
敏偽為謙益閩節授諸生錢千秋立券二千金果獲
薦己千秋覺其偽欲負約二奸與之鬩得三百金而
止事傳都下為部科磨勘者所發謙益大駭詰問千
秋始知二奸所為疏劾之并千秋俱下吏罪當戍二

奸被瘐死千秋更赦釋還事已七年矣至是溫體仁惡謙益復發其事詔下千秋再訊當是時帝深疑廷臣結黨蓄怒以待而體仁又從旁傾伺廷臣相顧惕息允升乃會都御史曹于汴大理卿康新民等繳鞠者再千秋受拷迄無異詞允升等具以聞帝不悅令覆勘體仁慮謙益昭雪已且獲譴再疏劾法官六欺且言獄詞盡出謙益手允升憤稱疾求去帝雖慰留卒如體仁言奪謙益官閒住千秋荷校死二年冬我大清兵薄都城中外戒嚴刑部主事高斗樞亟言於允升曰獄多巨盜宜請營兵防其越軼允升以時方

乏兵不聽無何因劉仲金等百七十人果破械而出
欲踰城走賴城守嚴相繼被獲帝震怒下允升及左
侍郎胡世賞提牢主事教繼禁獄欲寘之死中書沈
旬植乘間撫劾允升他罪章并下按問副都御史易
應昌以允升等無死罪執奏再三帝益怒并下應昌
獄錫僉都御史高弘圖大理卿金世俊級奪少卿周
邦基以下俸令再鞫弘圖等乃坐允升絞而微言其
年老可念帝亦以允升法當死特高年篤疾減死與
繼榮俱戍邊世賞贖杖為民允升端方廉直數歷中
外具有聲績至是以誥誤獲重譴天下惜之

曹于汴字自梁安邑人萬曆十九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淮安府推官以治行高第徵授吏科給事中疏劾兩京兵部尚書田樂邢玠及雲南巡撫陳用賓樂玠遂引去吏部郎趙邦清為同列及言官汴蟻獨抗疏中雪之歲餘請告歸僦屋以居不蔽風日起歷刑科左右給事中嘗巡視內庫見庫藏殫匱力請遵舊章杜冗費懲改巡青商人輸納芻蕘者至破家自盡請嚴禁中官抑勒皆不見省朝房災謂今百官多缺故上天示警宜急補曠官修廢政達左有警議增兵言國家三歲遣使者閱邊必盛誇邊臣功伐

蟒衣金帶之賜官秩之增未之或靳今何廢防至此
宜重加按問若違道超擢更當于秩滿時閱實其績
毋徒循資養俸坐取建牙開府之榮三十七年進吏
科都給事中奄人陳永壽掌內官監與其兄邦彥表
裏為奸給事中胡嘉棟發之永壽反訐嘉棟自解于
汴憤抗章極論永壽罪奄人為奪氣故事章疏入會
極門中官直達之御前至是必啓視然後進御于汴
謂承祖制洩事機力請禁之明年典外察謝絕請謁
去留惟公又明年典京察窮人湯賓尹劉國縉革屏
斥殆盡其黨群起力攻于汴持之有故卒不能奪以

久次擢太常少卿疏寢不下請告又不報候命歲餘
移疾歸光宗立始以太常少卿召至則改大理少卿
遷左僉都御史佐趙南星協王宗察力扶善類事竣
進左副都御史天啓三年秋吏部缺右侍郎廷推馮
從吾以于汴制中旨特用于汴于汴以從吾名位先
已義不可越四辭不得遂引疾歸明年起南京右都
御史辭不拜初萬曆中于汴佐察嘗出王紹徽喬應
甲于外至是兩人以附魏忠賢得志必欲害于汴屬
其黨石三畏以東林領袖劾之忠賢遂矯旨削奪崇
禎元年召拜左都御史振舉憲規約勅僚吏臺中肅

然時魏忠賢雖殛其黨猶多在列明年京察于汴力
主澄汰仕路為清溫體仁之訐錢謙益也下錢千秋
法司訊卒不得實體仁以于汴為謙益座主并訐之
于汴亦發體仁欺罔狀帝終信體仁謙益竟獲罪先
是詔定逆案于汴與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刑部
尚書喬允升平心泰決不為己甚而小人猶惡之故
御史高捷史塗素愷邪為清議所擯吏部尚書王永
光力薦之故事御史起官必都察院咨取于汴惡其
人久而弗咨永光憤再疏力爭已得請而于汴猶以
故事持之兩人遂投牒自乞于汴益惡之卒持不予

兩人竟以部疏起官遂日夜謀傾于汴中書原抱奇者故賈人予也先嘗誣劾大學士熿至是再劾熿及于汴并及尚書孫居相侍郎程啟南府丞魏光緒日為兩黨請並放黜以五人皆籍山西也抱奇言既出工部主事陸澄源劾于汴朋奸六罪帝雖摘澄源于汴卒謝事去及辭朝以教大進規卒贈太子太保于汴雅崇正學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好崇獎名教有古大臣風

陳于廷字孟謬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三縣徵授御史甫拜命即論救科臣汪

若霖語誠閤臣朱賡甚力坐奪祿一年頃之劾職方
郎中用懋趙拱極黃克謙為兩相私人不宜處要地
又劾賡及王錫爵當斥已言諭德顧天竣素干清議
不宜久玷詞林語皆峻切三十七年視賑河東劾稅
使張忠撓鹽政正陽門災極陳時政闕失父喪除出
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而中官潘相猶欲親督湖
口稅疏劾其背旨虐民准府庶子常洪擅國作奸增
置爪牙為民害論寘之法因襄藩府之庶冒摘死冒
生幼冒長及詭養異姓者案祿為省改按山東亦著
聲績光宗立擢太僕少卿從太常紅丸議起言君父

非可嘗試崔文昇李可灼均當大辟尚書王紀破斥
特疏申赦再遷大理卿進吏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
侍郎尚書趙南星既逐于廷署部事大學士魏廣徵
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擢于廷總憲
于廷不可竟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三人名上忠
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
斗盡斥為民文選部張光前御史袁化中房可壯亦
坐貶點自是朝政一更清流盡逐而小人日登進用
事矣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與鄭三俊典京察力
鋤匪類仕路為清南御史差竣例聽北考于廷請先

考于南庶耳目近綜核真報可四年召拜左都御史
以巡方責重列上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
耗羨清獄因訪奸豪所冠盜八事請于回道日核實
課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倬余文綰坐
小過下吏並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
不允故事武臣有過文臣不得擅撻至是兩浙巡鹽
御史祝徽廣西巡按御史畢佐周並以擅撻指揮事
聞帝方念疆場多故欲倚任武臣旨下叅覈于廷等
言軍官起家世胄率不循法度聚列彈章將不勝其
擾故小過量行戒責用示創懲凡御史在外者盡然

不自二臣始也且巡方按臣煌煌代天將命而戒飭
統于武弁何以抑驕悍帝以指揮秋崇非御史得杖
金會兵部稽典制以聞而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漫
引巡撫勅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此擬不倫
責令再核于廷等終右御史所稱引悉不當帝意疏
三上三却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南渡時贈少保謚
于廷端亮有守處朋黨間和而不激晚年周延
儒當國于廷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亦不合卒
致獲重譴去史莖之巡按淮揚也賊私狼籍于廷擬
於回道按之而其長子頗有干謁莖挾其手書恐喝

事遂止叔子貞達由廕為順天知事京師陷為賊拷
死季子貞慧字定生知名於時

孫居相字伯輔沁水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恩縣知
縣徵授南京御史為人負氣敢言嘗疏陳時政謂今
內自宰執外至郡守縣令無一人得盡其職政事日
廢治道日乖天變於上人怨於下究且瓦解土崩不
可收拾縱使珠玉金寶亘地彌天何救危亂帝不省
誠意伯劉世延素無賴屢犯重辟詔廢為庶人錮之
原籍世延不奉詔久居南京所為益不法及是妄言
星變將勅兵赴闕遠近駭異居相疏發其奸并及南

宗勛臣子弟暴橫狀得旨下世延吏安遠東寧忻城
諸子弟悉按問強暴為戢稅使楊榮激變雲南守太
和山中官黃勳嗾道士毆辱知府居相皆極論其罪
時中外多缺官居相兼攝七差署諸道印事皆辦治
大學士沈一貫數被人言不勤居相力諷其奸貪植
黨一貫遂去居相亦奪祿一年連遭內外艱服闋起
官內臺出巡漕運時漕政壞甚居相銳意振刷輸輓
無後期還朝發湯賓尹韓敬科場事章下廷議當視
官放邀旨下法司覆勘居相憤復發其通賄狀敬遂
不振御史年例外轉吏部當會都察院協議至是王

時熙魏雲中之去都御史孫瑋不與聞居相再疏劾
尚書趙煥背旨擅權煥竟引退及鄭繼之代煥復以
私意出宋槃滿之祥于外居相亦據法力爭吏部侍
郎方從哲由中旨起官中書張光房等五人以持議
不合時貴擯不與科道選居相並抗章論列當是時
朋黨勢成言路之不肖者率附吏部以驅除異己勢
張甚居相挺身與抗氣不少沮於是諸黨人過庭訓
唐世濟李徵儀劉光復趙興邦周永春姚宗文吳亮
嗣汪有功王萬祚輩遂群起為難居相連疏撓枉黨
人迄不能害至四十五年亦以年例出居相為江西

參政引疾不就天啓改元起光祿少卿改太僕三年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明年春召拜兵部右侍郎
其冬魏忠賢盜柄復引疾歸無何給事中陳序謂居
相出趙南星門與楊漣交好而序同官虞廷陞又劾
居相力薦李三才遂結史記事遂削奪崇禎元年起
戶部右侍郎尚督鼓鑄明年改吏部進左侍郎尋以
戶部尚書總督倉場時轉漕多虐民舟民億甚以居
相言獲蘇其困山西盜起列上弭盜諸策詔悉施行
高平知縣喬淳以貪虐為給事中楊時化所劾坐贓
二萬有奇淳家京師有與援乞移法司覆訊且訐時

化積塲致隙時化方憂居通書居相居相報書有國
事日非邪氣益惡語為傾事者所得聞于朝帝大怒
下居相撤謫戍邊竟卒于戍所弟鼎相亦舉進士歷
吏部郎中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
元氏知縣累遷南京禮部主事郎中歸德知府福建
提學副使家居七年起故官督浙江糧儲天啓初召
為光祿少卿改太常未上陳中官冒侵六事時魏忠
賢客氏離間后妃希得見帝而三俊疏有罵辱三宮
妖冶不列于御語忠賢遣二莖至閣中摘妖冶語令

重其罪聞臣力爭而擬旨則以先朝故事為辭三俊
不悅復疏言近日原燭荼毒無踰中璫聞臣悉指為
故事古人言奄豎聞名非國之福今聞名者已有人
內連外結恃閣臣彈壓抑損之而聞臣輒阿諛自溺
其職可為寒心忠賢益怒以語侵內閣留中不下擢
左僉都御史疏陳兵食大計規切內外諸司吏部郎
中徐大相言事被誦抗疏救之四年正月遷左副都
御史戶部右侍郎楊漣劾忠賢三俊亦上疏極論尋
署倉場事太倉無一歲蓄三俊奏行足儲數事國計
賴之忠賢盡逐漣等三俊遂引疾去明年忠賢黨張

訥請毀天下書院勅三俊與鄒元標馮從吾孫慎行
余懋衡合汙同流褫職閒住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
尚書兼掌吏部事南京諸僚多忠賢遺黨元年京察三
俊澄汰一空京師被兵大臣多獲護明年春三俊以
建儲入賀力言皇上憂勞少過人情鬱結未宜百職
庶司牧過不贍上下睽孤足為隱慮願保聖躬以保
天下收人心以收封疆帝褒納之南糧歲額八十二
萬七千有奇積逋至數百萬而兵部又增兵不已三
俊初至倉庫不足一月餉三俊力祛宿弊糾有司尤
忌玩者數人屢與兵部爭虛冒久之士得宿飽萬曆

時稅使四出蕪湖始設閘歲徵稅六七萬泰昌時已
停皇是度支益絀科臣解學龍請增天下閘稅南京
宣課司亦增二萬三俊以為病民請減其半以其半
征之蕪湖坐賈戶部遂派蕪湖三萬復設閘徵商三
俊請罷征併于工部分司計舟輸課不稅貨物皆不
從遂為永制蕪湖淮安杭州三閘皆隸南戶部所遣
司官李友蘭霍化鵬任俶皆貪三俊悉劾罷之居七
年部事大飭就移吏部八年正月復當京察斥罷七
十八人時服其公族上議官評杜請囑慎差委三事
帝皆採納流寇大入江北南都震動三俊數陳防禦

策禮部侍郎陳子壯下獄抗疏救之考績入都留為
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帝以陰陽愆和命司禮中官
錄囚流徒以下皆減等三俊以文武諸臣誥誤久繫
者衆請令出外候繳因論告訐株蔓之弊乞勅內外
諸臣行惻隱實政內而五城訊鞠非重辟不必叅送
法司外而撫按提追非真犯不必盡解京國刑曹決
斷以十日為期帝皆從之代州知州郭正中因天變
請舉寒審之典帝命考故事三俊稽歷朝賢訓得祖宗
冬月錄囚數事併列上奏寢不行前尚書馮英坐事
逮戍其母年九十有一三俊乞釋還侍養不許初戶

部尚書侯恂坐乞養事下獄帝欲重譴之三俊屢獻
上不稱旨攬者謂恂與三俊皆東林曲法縱舍工部
錢局有盜穴其垣命按主者罪三俊亦擬輕典帝大
怒褫其官下吏應天府丞徐石麒適在京上疏力救
得旨切責帝御經筵講官黃景昉稱三俊至清又偕
黃道周各疏救帝不納切責三俊欺罔以無賊私令
出獄候訊宣大總督盧象昇復救之大學士孔貞運
等復以為言乃許配贖十五年正月召復故官會吏
部尚書李日宣得罪即命三俊代之時值考選外吏
多假繕城墾荒名減俸行取都御史劉宗周疏論之

諸人皆寅緣周延儒囑兵部尚書張國維以知兵薦
帝即欲召對親權三俊言考選者部院事天子且不
得若况樞部乎乞先考定乃請聖裁帝不悅召三俊
責之對不屈宗周復言三俊欲俟部院考後第其優
劣就疵恭請欽定若但以奏對取人安能得真品帝
不從由是倖進者衆帝下詔求賢三俊舉李邦華劉
宗周自代且薦黃道周史可法馮元飈陳士奇四人
姜埰熊開元言事下獄及宗周獲嚴譴三俊甘懲救
先後奏罷不職司官數人銓曹悉凜凜大僚缺官三
俊數引薦賢士之廢斥者多獲用刑部尚書徐石麒

獲罪率同官令跪乞留三俊爲人端嚴清亮正色立
朝惟引吳昌時爲屬頗爲世妬病時文選缺郎中儀
制郎中吳昌時欲得之首輔周延儒力薦于帝且以
薦三俊他輔臣及言官亦多稱其賢三俊遂請調補
帝時召問三俊復徇衆意以對帝領之明日即命下
以他部調選部前此未有也帝惡言官不職欲多濫
嘗以語三俊三俊與昌時謀出給事四人御史六人
于外給事御史大詳謂昌時素制弄權連章力攻并
誅三俊三俊懇乞休致詔許未傳歸國變不能殉家
居十餘年而卒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祖界河南參政慎言舉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壽張知縣有能聲調繁曹縣曹人故少蓋藏會歲豐粟賤請於上官出庫銀千餘糴粟俯賑已而連歲大祲平價糴之民賴以濟泰昌時入為御史極陳郵傳之困帝為嚴禁偕同官劾順天府丞劉蔚太常少卿官應震光祿少卿劉光復冒厠京卿三人皆罷去嘗疏論三案謂皇祖召諭百工不究張差黨與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發姦謀所以明君臣之義至先皇踐阼盡惑之計方行藥餌之奸旋發崔文昇投涼劑于積愆之餘姦可灼進紅丸于大

漸之際法常駢首恩反賜金銀謀東國成一至此極若
夫鼎湖再立宗廟之鼎毫為重則先帝之簪履為輕
即神廟之鄭妃且先從以為重選侍不即移宮計將
安待其議論持正如此無何賈繼春以請安選侍被
譴慎言抗疏救之言繼春忠于陛下何可深罪帝怒
奪俸二年天啓初出督畿輔屯田言天津靜海興濟
間沃野萬頃可墾為田近同知盧觀象墾田三千餘
畝其溝洫廬舍之制種植既濬之方犁然具備可做
而行因列上官種佃種民種軍種屯種五法又言廣
寧失守遼人轉徙入關者不下百萬宜招集津門以

無家之衆墾不耕之田予針為便請發臣部內剩積銀四千兩付觀象督率異日墾田多者針功授職詔悉從之嘗薦趙南星劾馮銓銓深銜之五年三月慎言已乞假旋里銓屬其門生曹欽程論劾且誣盜曹縣庫銀三千遂下撫按徵贓編戍肅州莊烈帝即位遇赦免崇禎元年起故官時當京察疏言聖主御極之始乃權奸濁亂之餘甥璫諸臣實繁有徒若蔡律以考功八法與諸臣情罪不符請先治附逆之罪其他始付考功報可旋擢太僕少卿歷太常卿明年十二月拜刑部右侍郎甫視事以讞敗如杞獄不稱奇

并尚書韓總思下吏尋落職卽去一年召為工部右
侍郎時國用不支廷議開採鼓鑄范田鹽法諸事慎
言屢疏陳奏悉根本至計內閣楊嗣昌用副將楊德
政議改天下府通判為守備州判官縣主簿為把總
召募民兵各統訓練府千人州七百人縣五百人慎
言以更制事大歷陳八議其後卒不能行十四年由
左侍郎遷南京戶部尚書七疏引疾不允尋改南京
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十七年三月京師陷五月
福王即位南京命慎言理部事上中興十議曰節鎮
曰親藩曰開屯曰叛逆曰偽命曰褒卹曰功賞曰起

廢曰懲貪曰漕稅皆嘉納于時大起廢籍慎言薦吳
姓鄭三俊命姓陞見三俊不許閣臣高弘圖所擬也
勅臣劉孔昭趙之龍等忿怒一日朝罷群詔于廷指
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聲徹殿陛給事中羅萬象出
班奏曰慎言平生具在姓素有清望安得指為奸邪
孔昭等伏地痛哭謂慎言舉用文臣不及武臣貴爭
不已又疏劾慎言極詆姓三俊義不可薦且謂慎言
當迎立時阻難肆辨原懷二心乞寢姓陞見命重議
慎言欺蔽罪慎言疏辨且乞休萬象又言今日首膺
封爵者四鎮也新政京營亦加四鎮銜何嘗不用武

耶年來封疆之法先帝多竊武將武臣之報先帝者
安在祖制以票擬歸閣臣參駁歸言路不開兼勅臣
以糾劾也使勅臣得兼糾劾文臣可勝選哉史可法
奏慎言疏薦未為不當即諸臣知其不可自當平心
入告何事痛哭喧呼聲徹殿陛聞之驕弁悍卒不益
輕朝廷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
在臣工誰能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矢忠若
各執成心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
用之望自此塞臣不願諸臣存此見也御史王孫藩
言用人為吏部職掌奈何廷辱冢臣閣臣弘圖等亦

以不能和戡文武各跪乞休俱不允姓既不受召慎
言力請得罷去七月加太子太保廕一子時山西盡
陷于賊慎言無家可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
發于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慎言少喪二親鞠于祖
母及為御史計開引義乞歸執喪三年以報子履旋
舉崇禎十五年鄉試賊陷陽城義不受辱嘆曰吾父
決不為亂臣吾豈甘為賊子遂投崖死事聞贈御史
曹琬字用韋並都人萬曆二十九年進士授戶部主
事督皇城四門倉先是衛軍貸群瑞子錢償以月餉
軍不支餉者三年及餉期縣檄執券至琬命減息瑞

大諱琬曰并私奏聞聽處於是群瑞請如
命軍用稍蘇以憂去起補兵部武選主事歷職方郎
中京營將張承憲大瑞私人也求為大帥琬不可大
瑞以屬尚書尚書為言琬終不可東廠太監盧受疏
中職掌琬亦請敕受約束部卒毋誣陷良民受大恚
四十一年出為河南叅政引疾歸語尚書王象乾曰
鄭國泰厚養死士東宮無守衛萬一奸宄闖入變生
意外奈何此樞部責也後果有梃擊之事久之起南
京太常少卿光宗驟崩馳疏言先帝春秋鼎盛即涉
勞勩何至一月之間便爾殂落道路喧傳咸知為奸

黨陰謀醫藥雜進以至于此伏思三十年来忠臣諠
士受杖受策以爭冊立者止以先帝故斥此曹久蓄
異謀必有一舉實不意其猝遽之中敢為陰蝕之計
致身軟一證遂不可起陛下為先帝愛子乃不一問
先帝垂歿之事以報先帝九原之恨豈謂三十日之
崩真為宿證真為哀毀所致耶若以先朝恩幸猶存
廷內處分不易將既露之情狀可竟掩乎作奸之爪
牙可竟置乎若以宮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曹豫料
今日不發而竊幸其風昔之陰謀則此曹何幸而先
帝何不幸也金衆口譁傳並布通筆誅口伐天下

必有者之者獨不能得之處堂儲事有必行奸有必
殺卧逆黨于肘腋而不獲慮有後患詎實誤陛下至
此蓋天下之執逆有毒而非醜賊而非刃者此與先
年梃擊同一奸究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則內廷之
陰謀一日不破陛下亦不得高枕無恙乞明詔輔臣
直窮奸狀以雪先帝之讐洩萬姓之憤九廟幸甚報
聞天啓初叙職方時邊功加光祿卿尋召為太常卿
與鄧元標馮從吾高攀龍會講首善書院四年進大
理卿時魏忠賢亂政大獄紛起琬謂御史滿士良曰
諸君藉手中責盡屠東林東林盡即非東林者亦及

矣蝮蛇不得人以肆其毒遇草木亦螫恐諸君異日
亦蝮蛇之草木也又語侍郎張鳳翔曰楊左六君子
將逮至若請于聊城得下法司猶可存其餘息聊城
者大學士朱延禧也延禧與魏廣微合竟發鎮撫汪
文言死詔獄許顯統自為供狀誣逮越南星等琬語
都御史李宗延曰供狀稱李若星賄越南星五千金
得甘肅巡撫不知推若星者實太宰張問達也可籍
此昭雪宗延不聽琬請告歸尋為給事中滿士聞所
劾落職間任御史盧承欽歷攻東林抵琬抑主邪盟
遂削奪崇禎元年起戶部尚書督錢法尋遷左侍

卽三年拜工部尚書琬初爲珍選仁宗諱始改名尋以陵工成加太子太保桂王重建府第議加江西河南山東山西田賦凡十二萬有奇琬曰寧議處于水衡不可輕歛民怨浙江通織造銀十餘萬撫臣陸完學請編入正額琬謂一入正額後且爲無窮患其陰卹民瘼如此大端張彞憲總理戶工兩部事議設座於部堂琬持不可右侍郎高弘圖屢任彞憲欲共設公座琬與弘圖約此彞憲至皆曰事竣矣撤座去彞憲怏怏及主事金鉉馮元鵬交疏劾彞憲彞憲疑出琬日搃撫其隙會山東巡撫劉宇烈請料價萬五千

兩鉛五萬觔工部無給銀例與鉛之半宇烈怒奏鉛
甘濫惡奏憲又特取粗鉛進曰庫鉛盡然欲以罪琬
顧收鉛非琬任內事嚴旨盡鑄庫鉛司官中毒死者
三人內外官多獲罪奏憲乃糾巡視科道軒國榮等
十一人琬疏救忤旨結責奏憲又指閹工冒破斬訖
之琬念大臣日與閹寺爭非國體累疏乞骸骨歸言
者屢薦卒不起家居十四年卒兩兄璜璉並知名璜
字子渭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西安知府
立社約令民相救恤墾荒田植桑業多為民興利商
洛藍田間產葛氏不知治業中民善治葛者教之

秦民始知採菁織造礦稅病民力為調劑用清望擢
湖廣提學副使有聲終通政叅議璉亦舉進士終戶
部郎中

周士樸字丹其商丘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曲沃
知縣治行有聞泰昌元年徵授禮科給事中十一月
疏陳勸問學親郊廟恤宗藩正士風四事復陳敬天
法祖崇儉恤民納諫五事憲宗並褒納天啓元年正
月詔選淨身男子三千人入宮其不與者尚二萬餘
人群擁禮部門求選詔再選千五百人內官王添爵
類其事以索賄激變御史申廷諤奉詔大賚邊軍守

陵內官劉尚忠鼓陸軍挾賞廷撰不得已予之士樓
極論添爵等罪請付刑官正法報聞已陳兵機七事
因言內操之卒多非正身倘奸人混入其中蕭牆之
憂方夫不聽未幾害達潘繼漢總督文球宜自劾求
去侍郎張經世奉命行邊懼怯不前即勉強抵閩竟
一籌莫展高拱康應乾牛維曜朝嘉棟身為監軍望
風先遁若盡寬而用之何以作天下忠義之氣乃命
所司議罰三年再遷兵科左給事中署本科事時魏
忠賢已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人假賞送軍器名出
行山海內外舉朝洶洶謂寧臣出鎮之漸士樓偕其

僚抗疏切諫援正德朝事為鑒忠賢怒奪俸三月尋
遷工科都給事中織造中官李實與蘇松巡撫周起
元以同知楊善事相訐士樸兩疏劾實誠其侵撫按
制有司虐機戶不納諸內使以索冬衣群集工部堂
辱尚書鍾羽正士樸上言尚書者朝廷之大臣非內
臣可得而辱也部堂者朝廷所建之堂非內臣可得
而踐也辱大臣即辱朝廷今羽正去志已決天下後
世謂中涓逐一大臣而陛下不為正法所傷國體豈
少哉亦不納士樸居垣中數年諸所論列率與中官
相撓梓深為忠賢所惡明年二月當擢京卿忠賢持

之下士樸遂謝病歸崇禎元年起太常少卿歷戶部左右侍郎五年十月拜工部尚書以部帑匱乏積逋至六十餘萬請嚴州縣考成之法從之特命中官張彞憲監戶工二部出納士樸耻與共事事多齟齬彞憲常恣予錢穀多祈移用士樸惡之請四司所入各存其庫他司不得互移彞憲疏陳不便帝命部臣協同批發彞憲親士樸赴庫士樸不赴彞憲以詔命強之士樸言奉命批發非收支也彞憲以會議故事請士樸往往則無所議也遂不再往彞憲惡奏之帝以詰出樸士樸言談嘗有體未布堂上之官下行

監督之事者且祖制批發者不收夫收支者不批發所以杜漸而遠嫌也臣若苟且一時廢祖宗舊制千秋名義其謂之何如必欲臣協同亦須酌其地酌其人而後可其地則朝房不必庫也其人則科道司官不得僅同內臣也因引罪求罷帝雖以和衆慰留而心甚銜之未幾駙馬都尉齊贅元以違平長公主瑩價士樸不引還安大長公主二萬四千之例及壽寧大長公主則引瑞安之例上疏論列詞極醜詆帝責士樸曰奏士樸財訞為詞帝遂削其籍十五年廷臣交薦終不召其年八月李自成陷商丘與妻曹氏妾張

氏子舉人業熙子婦沈氏同日繼死

論曰諸臣抱憤世之志出其才氣以之措拄叢廟未
為無補顧動多齟齬重以齟齬非受制權閥則見忤
時宰大率鬱鬱吞聲齟齬以致求其揚眉昂首一發
抒其胸臆之所存者幾何哉國無仁賢空虛已甚矣
土崩瓦解抑又何疑耶